# 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弟三十九

伯夷列傳弟一

西京雜記曰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　史通曰子長著史記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迹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齟齬之甚乎　朱子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　習學記言曰遷本意取高讓不受利樂者為列傳

首是也然許由卞隨務光空寓言無事實學
者所共知遷為是故以六藝正百家之妄正
於其所不必正一也按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
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
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子曰見善如
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
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
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

于今稱之其斯之謂歟論夷齊之事無大于此者矣以子臧季札考之未嘗有所怨則夷齊何怨焉謂夷齊為怨者傳遠而說訛爾遷雖以孔子之言謂夷齊之非怨而又以妄人之詩疑伯夷之不能不怨既正於其所不必正復以所不必正者害其所正二也且負芻吳光皆弒君竊國子臧季札尚不恥立於其朝蓋其待之如糠粃外物不寘是非於心乃讓國之常節況武王周公以至仁大義滅商夷齊奚為惡之此特浮淺之詞而遷信之何

哉孔子謂餓于首陽者言其甘于貧賤而難之也遷遂以為不食死懟而不知命豈仁人之意乎三也盜跖不執之人何足與夷齊顏子較賢否聖賢之所自為者天之所不能為遷雖稱重輕清濁各有所在而實理蓋未之知四也又遷所謂名者顏子因孔子而傳則固信矣若夷齊則在孔子之前五六百年孔子所敬而畏者故曰民到于今稱之是不待孔子而後彰也稽古道續先民聖人之職當然也豈以是為軒輕於其間哉遷雖定一尊

于孔氏而其陋若此者非所以為尊五也余觀孟子論伯夷最為精義猶推惡惡之心有近隘之行非所謂得仁求志也必以孔子為正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路史餘論曰莊周書言堯遜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耻之而逃於箕陰且以為由師齧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偉方回皆許由之友凡數人者迹不見於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為寓言靡事實太史公且疑之

謂其不有遜禪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由之
冢今據在登封東南三十里為高三丈則不
得謂無其人也呂春秋言堯朝由於沛澤請
屬天下而傳謂由隐沛澤之黄城耕於箕山
之下沛澤即今之沛而黄城則今登封西南
之負黍亭也馮衍顯志賦所謂求善卷之所
在遇許由於負黍者京相璠云成陽西南二
十七里世謂黄城而西征記許昌城者為許
由之所居大城東北九里而近猶有臺曰許
由其崇六丈廣三十步許由之所嘗登故譙

史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堯聘不就人咸高之因曰堯以天下屬之由切恥之夫周之言固有或寓然齧缺王倪豈類如疏者云哉

孤竹君之二子也

當塗徐文靖山河兩戒考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注觚竹在北即孤竹也其後乃以為封國漢志遼西令支縣有孤竹故城孤竹國應劭曰姓墨台氏一作目夷太史公曰契後分封以國為姓有目夷氏孤竹蓋契之後也 水經注曰温水出肥如城

北西流注於元水元水西南逕孤竹城西入
濡水濡水自孤竹城東南逕主鄉北觚溝水
注之管子齊桓公二十二年征孤竹來至卑
耳之谿國語所謂斬孤竹制令支者也隋書
裴矩奏狀日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
之封於箕子括地志孤竹城在平州盧龍縣
南十二里今在永平府城東一十五里

國人立其中子

水經注日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
已日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

椰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矣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

父死不葬

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黃氏日抄曰父死不葬之語與武王十一年伐紂

事背馳然漢人舊說以武王上繼文王受命之九年為十一年故云爾

遂餓死於首陽山

路史餘論曰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為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為疑

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為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即蕢山也據河南

都境界瀟云城東北十里首陽山有首陽祠
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度孟
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為是夫首山之
名所在固不一曹太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
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
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
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
得偏為據耶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注家
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而黃子且以

為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已殁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膠革於次四內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啓于共頭之下盟曰世世為長侯守商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夷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氏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云云畀自高也今周見商之僻而遽為之其治尚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治

商是以亂易暴也今天下闇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餓焉石曼卿云死蒲阪者耻周之事而死於堯舜之區庶幾見揖巽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又孰有叩馬之事哉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而爾雅云芑白苗犍為舍人以為伯夷所食首陽之草也程晏以不食為飽以失仁為餒餓乃其飽死乃其生而孝德裕且以闇媛不薇為不智不義棄兄之禄不仁伊川程

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言皦日

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愚按呂氏春秋之言

本莊子讓王篇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日知録曰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

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趨舍有時良

趙恒曰言其所趨在此則所舍在彼趨富貴

則舍令名趨令名則舍富貴若此類若伯夷

之類也正義似未明

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前

莊子盜跖篇小人殉財君子殉名

管晏列傳第二

習學記言曰遷載管仲稱鮑叔事甚鄙不可以示後世子思所謂信乎友獲乎上者豈若是哉論卑而易行此漢初語非春秋時語也俗之所欲否未必是因而予奪未必合福未必因禍敗未必能功如此等議論無當於治乃蠹術浮說誤後學不可不審也且管仲不能盡由禮故孔子以三歸具官反坫樹塞門

明之遂謂其富擬公室亦非也

嘗與鮑叔賈

說苑復恩篇曰與鮑子負販於南陽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

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

言管氏不知何故

慎權衡

徐孚遠曰權衡鈞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

正義非也

有三歸

凌稚隆曰按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　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為據

晏子

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

徐孚遠曰危言危行正義解非也蓋言其立朝儀度如此耳

晏字戄然正義曰戄牀縛反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

志云齊右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塚也

徐孚遠曰此註雜在越石父事中為不倫也

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呂氏春秋曰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于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

君子屈乎不知己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　說苑雜言篇曰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

史通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説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按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紙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録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兹著述未覩厥義

将順其美

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

余有丁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日知錄曰古人著書引成語而反其意者多矣左傳僖九年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荀息之能不玷其言也後人持論過高以荀息贊獻公立少為失言以晏子不討崔杼為無勇非左氏太史公之指

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舒雅曰執蓋之婦羞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

乃顧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无能如晏子鮮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卬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黃氏曰拟曰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於老子曰無為自化於莊子曰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於申不害曰本於黃老而生刑名於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夫無為自化

去刑名固胥壞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於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能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於刑名此太史公自源祖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又曰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為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豈不以申韓刑名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歟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而

應之也　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如此也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

樗里甘茂傳附甘羅如孟子荀卿傳附淳于髡愼到騶奭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牧如韓王信盧綰傳附陳豨如樊酈傳附滕公灌嬰如傅靳傳附周緤如張丞相傳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酈生陸賈傳附朱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如曹劌豫讓傳附專諸荊軻其論贊或專或兼無定體也

秦藩本題辭云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一

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索隱本伯夷傳第一

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二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 楊愼曰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爲一卷甚爲無謂夫命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爲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爲軒輕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爲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爲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水經注曰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水汎則

四周隍壍秏則孤津獨逝谷水又東逕賴鄉城南其城實中東北隅有臺偏高俗以是臺在谷水北其城又謂之谷陽臺非也谷水自此東入過水過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遣官臣管霸祠老子命陳相邉韶撰碑北有雙石闕甚整頓石闕南側魏文帝黄初三年經譙所勒闕北東側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疇建和三年立北則老君廟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又北過水之側又有李老母廟廟在老

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於曲過間許慎又云過水首受淮陽扶溝縣蒗蕩渠不得至沖方為過水也過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城卑小寔中㬥韶老子碑又云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游鄉之東過水處其陽然即此城也自是無郭以應之

周守藏室之史也

高士傳曰老子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官

隱為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好養精氣貴
接而不施
則蓮累而行
余有丁白謂積累蓮蕷若今之笠然
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邵泰衢曰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
子云老子送以言孔子自周反魯蓋問禮不
止於老子而老子獨送之言耳然其言不過
曰若虛若愚而已又不過曰不議人不發人
惡而已非古先哲王之至言也聖人曰竊比

於我老彭者以其好古也今老子傳與孔子世
家之言互異而亦非聖哲與謨之訓所謂異
言者近之矣異言者誅將老子之幾同火正
卯矣夫子安得嘆其猶龍哉況龍者易之飛
龍見龍與夫聖人作覩之雲龍也老子安能
當而夫子必不以為喻也吾以為老子既為
柱下史而知禮者必其言有則古稱先王者
在而必不若是之泛泛曰去子之驕多欲而
已也焉遷好異之說也
迺遂去至關

水經注曰渭水又東伯陽谷水出焉水出刑
馬之山伯陽谷北流白水出東南白谿水西
北注伯陽水伯陽水又西北歷谷引控羣流
北注渭水又東歷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
之水出南刑馬山北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屈
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西入
往逕所由故山原畎谷往往播其名焉
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水經注曰抱朴子神仙傳曰老子西出關關
令尹喜候氣知真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彊

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爲著道德二經謂之老
子書也有老子廟入曰淮水來逕、北山上有老子廟山干寶
搜神記云老子將西入關關令尹喜好道之
士覩真人當西乃要之途也
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
言而去
郡齋讀書志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
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
德之旨其末云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蓋三皇
之道也　漢藝文志攷證曰東萊呂氏曰孔

子嘗問禮焉今載於曾子問者與五千言殊不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職著於書者自其所見也陸德明序錄云周敬王時西出關為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尚虛無無為莫知其所終

水經注曰就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耳為周柱史以世衰入戎於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云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是非不死之言人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

推之或復如傳古人許以傳疑故兩存耳

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漢藝文志攷證曰大戴禮云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悔尤之内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文選注引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愚按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七十七歲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南昌萬承蒼曰此二語是敘傳中語誤入於此

莊子

蒙人也

水經注曰汳水又東逕遲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為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沒杜門於此邑矣

作
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
古史曰予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
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
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為莊子蓋助
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
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
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
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
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訿孔子未嘗不微見

具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

申不害

十五年終甲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論衡曰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其後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于秦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柯維騏曰司馬談論六家指要曰法家嚴而

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班固
藝文志法家凡十申韓與焉申韓由黃老而
流入于刑名所謂無情之極至于無恩者也
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漢藝文志攷證曰元帝紀注劉向別録云申
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
上抑下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
使黃門郎張子僑正其字荀子曰申子蔽於
勢而不知知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
公孫鞅徒法而無術淮南子曰商鞅之啓基

申子之三符

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古史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好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

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漢藝文志攷證曰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於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
習學記言曰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然則說何難易之有自春秋末漸有要說之行而盛行於戰國故孟子亦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其終日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是說在藐而不在畏也韓非剽剥儒墨以售其殘民慼國命之學而其中弱自畏如此說未行而身已隨裂可悲也夫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余有丁曰按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為借我而資彼

則多而久之

凌稚隆曰謂厭其多而倦其久也

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間之是以畢下之謀自斷於上以致讒怒也

徐孚遠曰索隱不明自勇其斷者非勇而中怯也以其敵怒之則必懟而言者獲罪矣

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

李光縉曰韓子汗也之下有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十五字文氣較順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稱

微妙難識

習學記言曰序老子頗似鬼物隱見不常而其子孫乃有名數至漢可考何也其所著書具在雖不合於聖人要皆可指歸可見所謂虛無因應變化無為稱微妙難識者亦未然也

史記疏證卷弟四十

司馬穰苴列傳弟四

蘓軾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甚偉然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湣王殺之大目不親則其去閔公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　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况伐阿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由乞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

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
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
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
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
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
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湣王殺之故大臣不附
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却燕晉而戰
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

考要曰和原號太公因原名因齊田敬仲世家云太公求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此不云和為侯似闕也

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漢書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孜證曰周官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法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此古

者司馬法即周之政典也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曰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

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襃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襃

趙恒曰閫廓深遠以兵法之揖讓言言雖三代之兵亦未能竟其閫廓深遠之義也則司馬兵法閫廓深遠之文亦少衰矣言過其實也夫三代且然況穰苴為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其揖讓乎不揖讓便是詐謀齊威所論所擬非其倫也意如此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群臣莫知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

乃薦孫子於王孫子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子之十三篇

漢藝文志攷證曰杜牧注孫子序曰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始計用間）至隋志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周禮車僕注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鄭氏曰圖經也書緯也七畧收書不取圖唯任宏較兵書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武經總要

曰今之秘府所存孫武書惟十三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為精密戰國如二孫吳起輩號善用兵者而著書皆有圖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

辨惑曰此王問武而非武所請也何用許之字

即三令五申之

吳越春秋曰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

乃欲斬左右隊長

吳越春秋曰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絶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

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

吳越春秋曰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

孫臏

容齋隨筆曰孫濵勝龎涓之事兵家以為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龎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時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於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夫軍行遲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

晷刻予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

之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予齊弩尚能俱發而

涓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為之

而不精考耳

欲隱勿見

徐孚遠曰欲隱勿見者以為刑餘之人不可

用于世將隱其能也

君弟重射 索隱曰重射好射也

董份曰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千金是也索

隱非　徐孚遠曰重射者再射也索隱與董

說皆煩而不明

救鬬者不摶撠索隱曰按撠謂以手持撠刺人也

余有丁曰撠義當為擊非矛戟也

批亢擣虛索隱曰按批者非排批也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今擊殺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

日知錄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搤其肮之肮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衝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虛

齊軍既已過而西矣

徐孚遠曰已過而西者謂龐涓歸救欲邀齊

師之末至而今已過故涓視利疾趨也

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漢書藝文志齊孫子兵法八十九篇孜證曰

通典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呂氏春秋孫臏

貴勢

吳起

遂殺其妻

韓子曰起使其妻織帷而幅狹於度吳子使

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

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

之重請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
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
呂氏春秋曰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徐
孚遠曰或言穰苴齊湣王時人今觀此言則
為景公時人審矣
皆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
韓詩外傳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
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
水　戰國策曰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陂右
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水經注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宮亭湖也以太湖之洞庭對彭蠡則左右可知也

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戰國策曰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

戰國策曰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

在德不在險

戰國策補注曰西河龍門之河也即同華等
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王其地日削于秦至
納上郡之時盡矣險豈足恃也哉起之言于
是乎驗矣

即封吳起為西河守

徐孚遠曰前既為西河守矣此又云蓋雜引
而未刪正

公叔為相 索隱曰韓之公族

愚按國策公叔就為魏公叔痤非韓公族也

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賞田百萬祿之反走再拜而辭以讓吳起之後則非害起者也此與國策參錯不同

吳起懼得罪遂去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召之吳起至于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躧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

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

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

說苑指武篇曰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尊楚國之爵而

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能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能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

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
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
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於舉賢
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
呂氏春秋曰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
而見惡　又曰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
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
有餘臣不得不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
之地皆甚苦之
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

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
吕氏春秋曰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
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
拔兵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亂王吳
起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
罪逮三族
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吕氏春秋曰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
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
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死弟子死

之者百八十三人

吳起兵法

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吳起四十八篇攷證曰
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三卷六篇圖國至勵士所闕亡多矣

以刻薄少恩亡其軀

習學記言曰信如遷所稱吳起能以吮疽使
士而不以險守西河然則行之於楚安得以
刻暴少恩忘其軀蓋要在彊兵而破馳說之言
從橫者戰國腹心之疾也雖欲治國家保民

人終不可得而相隨以亡起以是相楚其所交貴戚大臣怨惡者衆矣一日君死而難作耳

## 伍子胥列傳第六

辨惑曰史記載伍員父子語言本傳與世家參差不同或曰此變文也予謂不然言出于一人之口書出于一人之手而自變其文人何以取信哉　又曰楚平王執伍奢召二子事止宜詳見于子胥傳而又見全于楚世家子胥諫吳王之言吳主賜死之事子胥將死

之語亦止宜見于子胥傳而楚越世家又皆載之闔廬將死屬太子報越事載于吳世家是矣而又見于子胥傳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 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

余有丁曰按左傳伍舉當康王靈王時其父伍參乃事莊王奢其孫也 愚按舉直諫見楚世家左氏無之索隱誤

王不聽使人名二子

吳越春秋曰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令曰平王內慙囚繫

忠臣外愧諸侯之恥進奢為國相封二子為
侯
員曰楚之名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
吳越春秋曰員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
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
今往方死何侯之有
伍胥遂亡
越絕曰子胥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
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
於是乃南奔吳　吳越春秋曰子胥行至大

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　呂氏春秋曰五員
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
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
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
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
吳越春秋曰渡之千潯之津持麥飯鮑魚羹
盎漿飲食畢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
自沈於江水之中矣越絕曰即覆船也首自刎而死　叔　呂
氏春秋曰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

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

止中道乞食

吳越春秋曰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

至於吳

吳越春秋曰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　愚按范睢傳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

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

呂氏春秋曰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

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
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
甚惡也客以閭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
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因請
說之王子許　　　　說之半王之光與
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

五年而楚平王卒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謂白公勝曰平王卒吾
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
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後後已

越絶曰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

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

報子也　吳越春秋曰伍胥以不得昭王乃

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五足踐腹右

手扶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

父兄

天定亦能勝人

史詮曰正義本勝作破

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

吴越春秋曰太子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夫差曰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紀廢於絶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吴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

浮之江中
吳越春秋曰子胥曰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
激崩岸
怨鄭之殺其父
淮南子道應訓曰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到
杖策錣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
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
亡走山中自殺
淮南子道應訓曰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
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得之又不能布

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君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死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呂氏春秋曰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

所争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習

學記言曰未知功謀何所能至